

开·卷·书·坊

我的歌臺火壇。

宋詞

开·卷·书·坊

宋词

我的歌壇久壇。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歌台文坛/宋词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7  
(开卷书坊)  
ISBN 978 - 7 - 5326 - 3404 - 0

I. ①我… II. ①宋…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2076 号

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石晓玲

### 开卷书坊·我的歌台文坛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 话：021 - 62472088

[www.ewen.cc](http://www.ewen.cc) [www.cishu.com.cn](http://www.cishu.com.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 00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4 字数 120 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404 - 0/I · 138

定 价：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 电 话：021 - 69213456

我的歌台文坛

# 目录

## 歌台忆旧

- |     |          |
|-----|----------|
| 003 | 梅缘三记     |
| 020 | 谈梅三题     |
| 035 | 一代伶杰     |
| 041 | 再说麒派     |
| 049 | 昔日红颜已白头  |
| 057 | 歌台难见李玉茹  |
| 070 | 黄桂秋的绝唱   |
| 075 | 芙蓉草在南京   |
| 080 | 蔷薇花开又花落  |
| 084 | 怀关正明     |
| 089 | 记贺永华     |
| 092 | 一代武生王金璐  |
| 095 | 江湖·风尘·盛世 |

- 111 兴衰几度秋  
121 匆匆春又归去  
127 北昆南下  
131 初看姚澄演《梁祝》  
134 听王少堂说书  
139 忆严凤英  
145 重逢李宝琴  
152 戏与画  
159 笙歌何处

### 文坛师友

- 165 怀念恩师吴天石  
170 花神祭  
175 罗荪的风采  
178 吴强做官也潇洒  
182 张先生好请客  
186 张先生进京  
190 汪曾祺改唱词

193	我与黄裳的书缘
196	莫道沧海难为水
199	大隐于市
207	宗江绝唱
210	西汀绝笔
213	辛苦“补天”到白头
226	奇人曹大铁
236	悲欢都在忧患里
257	一生只愿做文人
272	一位从文坛消失的朋友
286	风雪夜·魂归何处
295	一榻萧然了此身
304	二哥走了
308	哀绍武
311	白酒坊夜宴
317	后记

# **歌台忆旧**



## 梅缘三记

### 初见大师

喜从天降，是机缘还是运气，万万没有想到，郑山尊处长会作出惊人的决定，把赴上海邀请梅兰芳艺术大师来南京演出的重要任务，交给我这样一个小青年。那是一九五三年五月，我记得很清楚，第二天是农历四月二十八，我二十一岁的生日。我出生在豫北平原上的乡村，童年就听说过梅兰芳的大名，在年画上看见过他扮的美人。我从小爱好戏曲，便产生一种仰慕，一种希望，幻想有朝一日能见到这位京剧艺术大师。

我代表南京市文化处。协同我去的是中华剧场经理华子献，华经理是程派票友，在京剧界人缘极好，和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都很

熟，唯独没见过梅兰芳。到上海后，持介绍信先去华东戏曲研究院，接待我们的是伊兵秘书长。正在谈话中，从里面一间办公室走出一位穿藏青色干部服的老人，目光炯炯，神采奕奕，显得十分淳朴，平易近人。没想到，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京剧泰斗，一代大师，誉称“江南伶杰”，现为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的周信芳！我太激动了，紧紧握住他的手，眼前突然闪现萧何月下的身影，关羽马上的雄风，耳边仿佛听见“麒派”浑厚激越、苍凉沉郁的高歌。

周院长非常热情，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当即便给梅府打电话。电话中与梅先生约定，让我们下午三时去拜访，并派他的秘书吕仲陪同。他是那么和蔼可亲，做事认真，安排周到。我真是太幸运了，一天之中竟能见到两位京剧艺术大师。

幽静的思南路，路两边法国梧桐浓密的绿荫遮住了午后的太阳。上海人把这条路叫“爱情路”，对对情侣喜欢在这条幽静的路上约会和散步。梅宅是一座中档花园洋房，院子里树木青翠，有几盆花正在盛开。梅的秘书许姬传先生引我们到二楼客



梅兰芳《宇宙锋》剧照

厅。客厅陈设清雅，古色古香。这就是梅先生的“缀玉轩”，梅就在这里蓄须明志，读书作画，度过抗战八年的艰难岁月，多次拒绝了日军和汉奸的威胁利诱，“缀玉轩”中有一股浩然正气。

梅先生走进客厅。他穿一套浅灰色毛料中山装，不见老，满头黑发，温文儒雅，脸上带着和蔼的微笑。在梅的面前有如沐春风之感。我望着这位京剧艺术大师，文化伟人。他是京剧艺术的高峰，是中国戏曲史上的奇迹。没有一个演员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而能像他屹立歌台，盛名不衰；没有一个演员像他获得那样辉煌成就，世界声誉，而能永远保持谦虚与平凡；没有一个演员像他五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坚忍不拔地对京剧进行继往开来的改革和创新。在黄金可以铸造一个梅兰芳的富贵中，他生活俭朴，洁身自重。传统美德“温良恭俭让”在他的身上得到升华。

吕仲把我和华子献向梅先生作了介绍。梅很客气，也很亲切。呈上邀请信，我说：“江苏是梅先生的故乡，南京人民希望看到您的戏，非常欢迎您

到南京演出。”梅已作过考虑，答复是明确的：“今年的演出日程已经安排满了，明年有到外地演出的计划，没什么特殊情况，就说定了，明年春天先到南京。”梅还问了京剧在南京演出上座的情况。当晚梅在人民大舞台还有演出，我们不便多坐。临走时，许姬传秘书已准备好两张晚上的戏票。我向梅先生道谢，激动地说：“我们这一代青年，能赶上观看梅先生的戏，是很大的幸福，一生都不会忘记。”

晚上赶到人民大舞台，夜戏已经开始。由于极度兴奋、疲劳，我在剧场一坐下便打起盹来，台上的锣鼓管弦成了催眠曲。姜妙香在演《辕门射戟》，我仍在打瞌睡。等到梅的大轴戏《抗金兵》开始，我突然惊醒，精神陡然一振。梅出场了！不久前，我看过程、尚、荀的演出，都已显出老态。梅没有，舞台上闪现出一位巾帼英雄，英姿飒爽，风华绝代。身段是那么优美，嗓音甜润清淳，行腔流畅宛转，无丝毫暗哑之感。擂鼓助战时的威武之气，展现出女英雄的风采。最后和金兀术交战开打，稳健从容，动作圆熟洗练，枪花飞舞，身影飘展，真是美极了！梅

把青衣、花旦、武旦的唱、做、念、舞融于一身。创造出完美的艺术形象。观众早已忘记舞台上是一位六十岁的老人。就在此时此刻，在我二十岁生日的前夕，我庆幸自己欣赏到京剧最高水平的表演。

一九五四年春天，梅先生如期来南京演出。那是建国初期，社会风气是俭朴的，没有隆重的欢迎，没有盛大的宴会，什么人看戏都买票。南京的观众轰动了，中华剧场门口卖票前一天就排起长队，大街小巷无处不在谈论梅兰芳。梅在南京演出期间，我写了一篇题为《永远青春的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许姬传秘书告诉我，梅先生看了这篇文章，还记得我是到上海邀请他来南京演出的那个小青年。

## 最后的经典

梅先生对编演新戏非常慎重，一九五九年庆祝建国十周年之际，他以六十五岁高龄，移植改编豫剧《穆桂英挂帅》在京演出，举世瞩目，轰动全国。

《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艺术体系的完美体现，把京剧艺术推向新的高峰，是梅的最后绝唱，最后辉煌，最后的经典。

一九五三年冬，河南省商丘人民豫剧团来南京演出。我根据马金凤提供的传统剧目《老征东》重新改编，写出新本《穆桂英挂帅》。一九五四年四月初，商丘人民豫剧团再度来南京演出，排演经我改编的新本《穆桂英挂帅》，于四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大戏院首演。一九五四年初，梅先生第一次在上海看马金凤演出，演的还是未经改编的《老征东》。五十三岁的穆桂英，给梅留下难忘的印象。

一九五六年夏，洛阳市豫剧团进京演出《穆桂英挂帅》，好评如潮，轰动京华，引起梅先生的注意。他看了改编后的新本《穆桂英挂帅》的演出，从这个时候起，就有了把这出豫剧移植改编成京剧的打算。梅在青年时代，勇于创新，曾在十八个月中演过十一出新戏，包括时装新戏《一缕麻》等四出，古装新剧《嫦娥奔月》等三出，昆剧传统戏《思凡》等四出。可是从抗战息影八年，到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

年间，梅没有编演过一出新戏。

不是演不演新戏的问题，梅面对的是京剧的命运和前途。这要从梅在天津蒙“难”说起。一九四九年十月，梅应邀到天津作短暂演出。天津《进步日报》记者张颂甲对梅进行采访，梅谈到京剧改革时，提出“移步而不换形”的主张。这一观点在张颂甲的访问记中发表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北京一些名家认为梅宣扬改良主义，反对京剧改革，写出文章要公开批判。梅因此被困津门，甚为惶恐。因梅是戏曲界的一面旗帜，中共高层过问此事，把公开批判改为内部批评。由天津剧协召开旧剧改革座谈会，梅在会上作自我批评，修正他的观点。梅被困津门半月，才得以放行南归。这是对梅发出的一次警告，也是对戏曲界发出的警告。

梅是伟大的艺术家，虽然不懂政治，但他清醒地认识到“移步而不换形”是关系京剧的兴衰荣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面对“改人、改制、改戏”的戏改政策，京剧革命的滚滚洪流，他能做到的，一是到全国各地去巡回演出，让千千万万的观众能看到他